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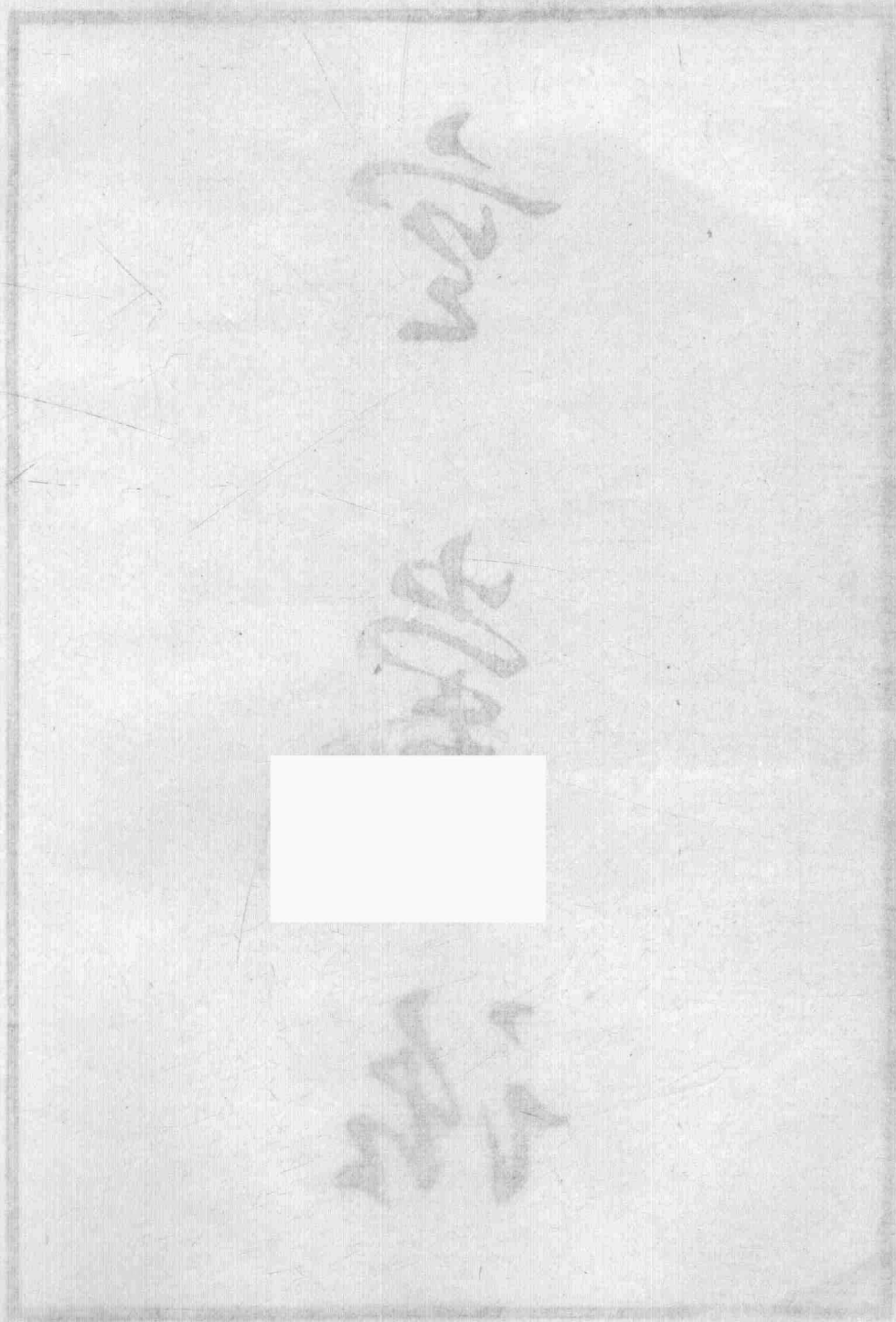
盛明杂剧卅种

盛明彙編

空

堂

話



叔弟深入
禪那此文
從妙悟中
流出筆墨
俱化逸氣
高清真思
雅韻特餘
技耳

空堂話雙調齊微韻不重押

叔介鄒兌金著

鍾奴上一泉一石伴清尊。博奧當今未有倫。公道
世間惟歲月。春風次第到柴門。自家鍾奴與弟欽
奴同在張相公書房服役。俺相公半世磨成傲骨。
前生種下痴腸。說起書今書。部部皆窺。偏空下眼。
前八股。隨他知名士。人人願友。只拘了。場中主司。
生長在紈袴叢中。具眼的却道他作人無長物。興
至把胡荑撒去。有識者却道是終日無鄙言。只因

不得意、整日只是醉酒、目今元旦新正、尚自宿醒未醒、雖是門無雜賓、怕有相知、到書房閒話、我已焚香洗硯、整理鏡梅、未知鈇奴烹茶未曾、鈇奴上見介問介鈇茶已烹就、只是一件、今早相公傳話、分付整治酒餚、又著我去請唐子畏祝希哲兩位相公哥、你是曉得的、那唐相公已物故多時、就是祝相公也在京師會試、這是那裏說起、莫非昨晚過醉、今日還在那裏說醉話哩、**鍾**這也奇怪、作尋思介我曉得了、俺相公醒的時節也說得是醉的。

醉的時節也說得是醒的。常說道齊得醉醒便可。
一得生死。又何論天涯海角。這兩人與他第一相
知。想是眞個要請來一坐。你我須索小心祇應。缺
正是這樣事在他人爲奇。在俺家又極平常了。只
是請又沒處請。又不好回他不在。只索看相公出
來行徑。相機而行。呀。說猶未了。相公早上。正末扮
張敕上。情隨年少暗驚疑。賣與何人剩有痴。殘夢
不須愁未竟。留將一半待醒時。自家張敕。字幼于。
日來顛倒醉夢。不覺已是新正。今日邀子畏希哲。

兩人閑話、未知已來否、缺還沒有來、末陡想是你
去請遲了、不在家、缺面請的、說隨後便到、末既如
此、鍾奴設酒伺候、缺奴隨我去、併拉張相公來、鍾
奴應設席下、末作行介、出得門來、眼前光景、好生
寥落也呵、

新水令 一天愁思亂鶯啼。借紅顏。去年殘醉古今
橫短徑。來往間疎籬。布帽斜欹。芳草斷魂地。缺相
公前面高軒綵蓋、遠遠的來了、恐是相公認得的、
暫且迴避、末笑介、這箇那裏認得。

駐馬聽。暗裏鬚眉自許。曹劉識者。希鍾奴爲何街。

坊上靜悄悄。絕無一人。欽相公說得好笑。這些喬。

妝打扮。往來作揖的。不是人。是什麼。末這也難道。

眼前蜍志。任他蠅蟻漫相隨。欽指介那邊像是張。

相公家。末詩人恰住浣花溪。茅簷遠映修篁內。欽。

原來門閉在此。叩門介。末門未啟。紅塵遠向堦前。

避。小生扮張孝資上。見介。張幼于請。末不消坐了。

恰纔約子畏希哲兩人在舍。兄可同過一談。張作。

遲疑介。末呀。孝資疑兩兄不來麼。張笑介。幼于相。

邀二兄必赴末如此就請同行行介張轉眼間又
覺春風吹鬢也

沉醉東風末雖則是迎青帝椒花欲蕊俺可有傲

東皇栢醞新醅吾輩當以天地爲室日與四海諸

公共處豈以形骸爲隔漫說道人琴此日亡還則

是臭味當年末張子畏此時敢已在齋頭了莽招

魂研北樓西張希哲來路較近些末圖得個萬里

關山手共攜冷淡煞雲鴻片鯉到介鋪上迎介唐

相公祝相公已先在書房飲酒了末張如此甚妙

空堂十舉

作進見介作同坐介張我與兩兄許久不會也末
呀兩兄何日不會來。

鳳將雛雖然是面時稀。却不道醒狂任意氣緊相依。

當此新正。正當拍浮大白。以開笑口。共飲介末醇
交醋友吾儕味。張子畏素不妄交。近日得無寥落。

末你不知。子畏與那楊馬李杜歐蘇諸公。日久過
從也。大古裏傲骨難灰。恰正好斂吟魂。送落暉。索
強如長安道。思鱸膾。洛陽街。尋燕壘。滿飲一盃。爲
希哲解嘲。共飲介張今日可稱良晤也。末情之所

鍾。豈以吾輩反不如兒女乎。不見那桃花面映倩。

女魂離。

末

前日那段姬輦宜、鍾奴可速召來、爲諸

公侑酒、

鍾應下

張子畏子畏、世間只有那烏紗是

硬幫幫的。黃金是熱突突的。未審子畏生天以後。

還是何如。

作聽介

末

原來子畏一歸天上。是相都

無得此快論。爲下酒物。十斗不足多也。

共飲介

掛玉鈎

末

我只道那朝市紅塵沒馬蹄。到處人如

沸。却原來北郭青山碧水湄。別有箇清涼地。

作聽

介。兩兄若問起小弟近況呵、則這懶性兒趕不上。

白借叶

那白駒忙瘦腰兒支不過這人情碎。

張富貴如眼

中石火耳邊爆竹豈落豪杰胸中、只怕七尺易灰。
寸心難死。不朽擔兒歇不下也。作聽介末原來如
此快哉快哉滿飲大盃以澆壘塊痛飲介末儘仗
著醉鄉餘論猛可裏抹去玉樓題。張文人嘔盡心
血不遇知己若非冥冥中把聰明懵懂一槩勾消、
便十世百世還要化作杜鵑啼血哩、

鴈兒落末只爲那筆尖花未吐奇還恐怕腕中兇。

終成祟。像子畏還盡了筆墨債。比我三人好不道。

遙自在也。那里有碎鐘。琴流水。悲那里有泣和玉。
荒山淚。如今世上痴人。占盡了痴福。幸得四大空。
時同此一番受用。共飲介。

得勝令。到不如長閉白雲扉。高捧住紫霞杯。有一
日揭起了翠微鄉裏浮名障。椎碎了宛委山前慧
業碑。休疑。忽撒手騎鯨尾。羞提。任空梁落燕泥。小
旦扮段姬同鋪上。點點春愁落翠峯。當筵解語壓
吳儂。偏憐巫雨連天暗。朝暮銷魂向此中。妾身顰
宜。蒙張相公呼喚。不免進見咱。鋪適纔所言段姑。

娘牢記著。段理會得。作進見介末。輦卿何以來得。
恁遲。段朝來。懶得出門說。張相公有遠客。強應來。
命耳。張這妮子。煞是可人也。末。

沽美酒末則見他溜秋波一點痴。擎花朵千分媚。

可正是纔下眉稍心又泥。諸兄共舉一觴。醉此春
色。共飲介。張子畏還記得少年豪俠否。作。聽介末。
正是正是。風流未墜。色相何存。再休題月痕花蒂。
春去也。燕鶯期。段聞說燕趙多佳人。敢問祝相公。
那燕京春色。還與吳門一樣否。作。聽介末。原來如

此、

太平令若問起燕臺佳麗。抵多少虛名下過眼空

迷。

段妾有兩箇知心姊妹。一在會稽古驛中。一在

孤山桃花影下。免唐相公替妾稍個信兒。則看他。

寄春風柔腸互倚。酬夜月香魂逐隊。張顰卿奉兩

兄一觴奉酒介末休說那地非事非影非儘喚做。

天涯同端。段看那日影初斜。春光欲語與諸君庭

前閑步一回何如。末這也使得作舉盃攜手行介

張幼于高情顰卿逸致。此會非同等閑也。

賣花聲末。今日裏風塵滿眼。尋知己。非是那月粉。

縈心傍玉肌。看斜陽有恨。映寒梅。不論鬚眉巾幘。

只那風塵落拓中。大有人在。恨煞那紅顏無主。青

衫欲濕。張。今日把酒臨風。不可不盡醉也。浪乾坤。

一盃相酹。作勸酒介。段。夕陽那搭。敢是祝相公旅。

寓。

落梅風末。休問那燕吳路。日幾迴。恨蒼茫亂山凝。

翠。舉盃介。則俺這設醴交情長似水。讀罷離騷。羸。

得夢魂連袂。張。古人云。人生不得行胸臆。雖活百。